

孫士永生

5



烈士永生

第五集



河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单纯

烈士永生

第五集

河南省民政厅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160千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4,760册

统一书号3105·455 定价1.05元

目 录

确山起义领导人张家铎

.....李则青回忆 张天云 胡传璋撰文 (1)

杨靖宇同志在信阳.....周超平 (23)

老爷岭截车

——杨靖宇同志抗日斗争史话邓小溪 (27)

一颗红心映千秋

——豫南工农革命军党代表王伯鲁

.....戴继先 展霞 (34)

红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冯富贵 (41)

汪涤源同志在豫南.....张纯修 (45)

“大丈夫马革裹尸.....”

——记中共蚌埠工委书记张漫萍

.....张映雪 李亦萍供稿 段筱丽 周维恒整理 (50)

忆张漫萍同志

——摘自薄一波、杨献珍等同志写的回忆录 (56)

王秉初

——悼《八月桂花遍地开》的作者华 庄 (63)

狱中更相识 捷后念知心

——忆水东地委负责人韩达生……………郑杰(70)

党的忠诚战士李世皇……………魏文建(79)

今晚口令：“打反动”

——李世皇政委抓叛徒的故事……………魏文建(85)

不朽的通信战士

——记八路军总部通信科长海风阁……………洪广亮(91)

血染溪河水 名震泰山峰

——记鲁中军区一分区政委兼泰山地委书记汪洋

……………中共台前县委党史征编办公室(100)

怀念张九英同志……………王景瑞 胡友录(103)

血洒雨花台 浩气贯长虹

——记晋冀鲁豫军区八纵参谋处长晋夫

……………刘明 张学忠 弓天(117)

青山处处埋忠骨

——记新四军五师三十八团政治处主任高振华

……………李振环回忆 李子凤 高兴隆撰文(125)

沉痛悼念张志杰同志……………蔡迎轮(135)

村农会主席路禄……………巩县民政局(140)

为争取光明而献身

——偃师县革命烈士王三江的事迹

……………刘志清 韩一凡(149)

杀敌英雄王志昌……………勾志霞(156)

无私无畏的战士艾润生……………辛波 段炼(167)

人民的好儿子常廷文·····	烈士组整理 (179)
“雷锋式的爱民战士”王全儒·····	鲁建华 (188)
烈火见真金	
——记“雷锋式战士”刘景斌	
·····	装甲兵技术研究所政治部 (202)
一心为公英勇献身的宋建治	
·····	丁传朴 秦友堂 民 讯 刘传钦 (214)
雷锋式的好青年——范奇	
·····	刘其文 刘耀华 张慧军 王清志 (221)
光辉的脚印	
——记淮阳县朱集公社武装部干事叶长兴	
·····	樊奇峰 史新民 张树林 (229)
光华照人间	
——记陕县宜村公社王村大队民兵南增劳	
·····	焦志柏 茹生金 王雷锁 郑录学 (235)
舍己救人的模范民兵——史金良	
·····	中共商丘县委通讯组 (239)
纯洁的心灵	
——记武汉部队某部指挥连战士管洪亮	
·····	党中选 (247)
编 后·····	河南省民政厅 (255)

确山起义领导人张家铎

李则青回忆 张天云 胡传璋撰文

一九二七年农历三月初八，数万农民群众武装起义攻破确山县城，活捉了反动县长王少渠，歼灭军阀部队第八军一个旅的守城官兵数百名，建立了“确山县临时维持治安委员会”（群众简称治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我国最早的县级人民政权组织之一。当时英国《泰晤士报》惊呼：“中国河南出现苏维埃！”这则消息立即引起全世界的注目。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同志在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谈话时，也谈及中国河南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事情。

领导这次确山农民起义的是中共驻马店特别支部（直属河南省委领导），具体负责组织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就是这个特别支部的宣传兼农运委员、共青团特支书记张家铎。这时张家铎才只有二十六岁。领导起义的其他领导人还有马尚德（杨靖宇将军原名）、李鸣岐^①、张耀昶等。这几位青年同志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后来都献出了壮丽的青春与宝贵的生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他们的精神光照千秋，与日月共存！

头角崭露 风华正茂

张家铎与我在少年时代换过帖，是拜把子弟兄，我比他大三岁。在确山县立高等小学校和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上学时，我俩是同校同学，我比他高一年级。后来是他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张家铎，号警斋，曾用化名郑文学，生于一九〇二年，属虎的，是驻马店西边张楼村人。那时张楼村和驻马店镇都属确山县管辖（现今张楼村已划归驻马店市区，该市归驻马店地区管辖）。张家铎的父母早故，他与胞弟家铮都是在胞姐段张氏抚养下长大的。家有百十来亩土地也由他姐代管。他姐姐家住驻马店镇，依靠出租百十来间街房过日子，丈夫去世后全凭她一人支撑门户。张家铎先是在驻马店镇上初小，一九一九年暑期考入确山县立高等小学校，三年后毕业，于一九二二年考入信阳三师。他在高小上学时很用功，每学期考试成绩均在前十名之内。一九二二年确山县学生考上信师的只有一人，那就是张家铎。那年各地学生前往报考信师的约有一千多人，而被录取的只有四十人。

张家铎在确山县立高等小学上学时，适逢五四运动爆发不久。他在校参加过反帝反封建、抵制日货、革新文化等进步活动，但表现不算突出，可是到了信师以后，头角崭露，逐渐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一九二四年，中共党员刘少猷（北大学生）来到信阳三师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主张，秘密发展党员。很多同学都听过他的演讲（我也听过两次），受到深刻

影响，张家铎就是受影响最早最深的同学之一。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前后，张家铎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即被党组织介绍去“上海大学”学习。这年秋后，我接到他从上海寄来一信，这才知道“上海大学”是一所培养共产党干部的革命大学，瞿秋白、恽代英、沈雁冰等都是这所大学的教授。他来信动员我去“上海大学”学习，我回信说：还有一年我就在信师毕业了，得到一张毕业文凭，将来好谋职业。不久他又回我一信，批评一顿，大意是：国难当头，民不聊生；军阀混战，遍地哀鸿；政治腐败，官贪吏污；社会黑暗，匪霸横行；民众尚在水深火热之中，要一张文凭又有何用？热血青年应以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为己任。

任重道远 赤星闪耀

一九二六年秋，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北伐革命军打到武汉。中共中央通过河南省委，派张家铎回到驻马店担任中共驻马店特别支部书记兼确山县党小组组长。确山县境内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秘密诞生。这时驻马店特支领导汝南、遂平、确山三个县的党组织。不久，省委为了加强豫南党的领导，委派林壮志担任特支书记，张家铎改任特支宣传兼农运委员和共青团特支书记，并具体负责领导确山县的农民运动。就在这年冬季，张家铎介绍我入了党。我入党的当天晚上，就参加了一次党的会议，到会党员约五、六人，其中有林壮志、张家铎、王××（名字忘记了。许昌人，也是从“上海大

学”来的)。这次会是在驻马店特支机关开的。那时特支经常与中央和省委有联系，林壮志常去上海、开封汇报工作。根据中央周恩来同志对河南工作的指示精神，特支的任务是：组织农民武装，支援北伐军，秘密发展党员，扩大党组织。特支的行动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拉伕派车。党小组开会的议程常常是：（1）每人报告工作情况；（2）讨论每个人的工作报告，总结经验教训；（3）自我检讨，开展批评；（4）分配新任务；（5）其它。

张家铎个头较矮，面色微黑，眼睛大大的，很有精神，身体健壮，性格刚直，办事果断，行动麻利，平时不多说话，不爱与别人开玩笑，有时说话很冲，对敌斗争非常勇敢，是个不怕流血牺牲的硬汉子。记得我入党后他曾向我这样说过：“要革命就难免流血牺牲，我们这些人谁也别想安安稳稳地死在灵床上。我们不奋斗不牺牲，便不能激起后来者！”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刻骨铭心，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边。

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奋起革命，张家铎日以继夜奔走于城乡各地，累得他两条腿经常肿胀。有几回我用手指头在他小腿上按，一按就是一个窝，半晌也恢复不了原状。确山革命斗争初期，要是没有他，群众起来的也不会那么快。

这时，接受党、团组织指示，从开封各学校回到家乡参加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员张耀昶、赵子乐、刘清藩^②和共青团员马尚德等，先后与确山县党、团组织接上了关系。这些二十多岁的青年学生，虽说家庭出身各不相同，斗争经验较少，

但一个个血气方刚，思想敏锐，都有那么一股子闯劲。

张家铎、张耀昶首先在自己的家乡驻马店、洪沟庙一带分头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党的组织。接着，党组织又布置刘清藩和我在家乡刘店一带进行秘密串联。刘店附近双桥村有个开明士绅张立山^③，是城东第五保的首事先生（行政负责人），兄弟三人，家有数十亩地。此人有些文化，有正义感，与刘店的大豪绅李广化闹对立，很拥护“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和行动，对农民也比较和气，所以在农民群众中颇有威望，当地农民参加的迷信组织“红枪会”都愿听他指挥。为了和他搞统战，一九二七年农历正月初八张家铎找到刘清藩和我，三人一同到张立山家里去做动员工作。张家铎向张立山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深入浅出，入情入理；谈到社会革命，切中时弊，满怀信心；最后讲到斗争策略，开门见山，主张联合民众一致对敌。张立山危坐倾听，连连点头，当即下了决心，同意联合斗争，并留我们三人吃午饭。吃饭时张立山坦率地说：“你们救国救民的主张、敢作敢为的精神，令人钦佩。今后你们叫干啥就干啥，我甘愿做一个被动者。”午饭后我们三人告辞，乘兴到孙庄找到另一个开明士绅欧阳炳炎^④做动员工作，也达到了联合的目的。这么一串联不要紧，刘店、独山一带的红枪会后来都变成确山农民起义的主力军。

初试锋芒 人欢马叫

那时确山城里驻着军阀部队第八军魏益三的一个旅（实

际上只有几百人），他们除通过伪县府向老百姓征粮派款、抽丁拉伕外，还经常三三两两下乡要粮要柴，要猪要鸡，勒索财物。农民对第八军就象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一样，恨之入骨。确山县党组织充分利用这个社会因素，对红枪会做了大量争取、教育工作，要把他们统一组织起来，使之在党的领导下走工农革命的道路。

一九二七年农历正月十四，张家铎在洪沟庙和新庄东边的玉皇庙里主持召开农民代表会，成立确山县农民协会，到会代表七十余人，选出张家铎、马尚德、张立山、徐耀才^⑤等十一人为县农民协会委员，马尚德任会长。这边正在开会，不料城北第一保的董庄那边出了事：第八军的三个士兵带着红缨枪（不敢带长枪或手枪，怕被夺走）进入董庄，勒索粮草，抓鸡逮羊，激起民愤。红枪会的人围上去把三个匪兵捆绑起来，分别吊在河湾的柳树上，让他们脚尖刚沾地。

董庄的董子祥是北一保的士绅，也是个红枪会的头领，一看事情闹大了，对这三个军阀兵杀又不敢杀，放又不敢放，不知如何是好，赶忙派人到新庄玉皇庙找正在开会的张立山告急。党组织和新成立的县农会立即进行研究，采取了应变措施。在农会号召下，刘店和董庄一带农民紧急集合数千人，各执长矛大刀，由张立山、欧阳炳炎、董子祥等率领，埋伏在城东四、五里的干河沟里，准备迎战出城寻衅的第八军官兵。部署好以后，农会命令将那三个士兵教育一番释放回城，静观动态。

这时正逢正月十五元宵节，城东一带各村群众听说县农

会成立了，要组织起来打第八军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真是人欢马叫，一片欢腾，大家争先恐后将过节吃的饺子、枣花馍、大白馍送给张立山等带来的人吃。城北、城南的农民群众闻讯也磨刀擦枪，等待农会的号令。

时间过去两三天，仍不见城里第八军有什么行动。经张家铎、马尚德等几个领导人研究，觉得不会再出事了，便决定撤防，让各地武装农民各自回家。撤防前，开会作了布置，要求各保各村赶快把农会成立起来，提高警惕，作好斗争准备，随时听从县农会的号令。

这一仗没打成，可是影响很大。农民群众尝到了组织起来的甜头，看到了农民自己团结起来的威力，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土豪劣绅一看这势头，哪敢再象从前那样耀武扬威，一个个夹起了尾巴。

县农会旗开得胜，一上台便有八面威风。农民武装的领头人威望空前提高，因为他们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他们的言行符合广大农民的心愿。那时群众兴高采烈地传唱着这么几句歌谣：

欧阳炳炎、张立山，
带领人马有万千。
为人若不当牛马，
起来和八军干一番。

破城开敌 中原风暴

一九二七年农历二月中旬，党组织决定乘北伐节节胜

利的大好形势，把四乡的农会会员集合起来进行一次“亮牌”（即示威），以显示农民组织的力量，扩大政治影响，配合北伐军北上。由张家铎召集马尚德、张耀昶、李则青、王德显、张立山等，在城内北大街开了一次会，专门作了具体布置。“亮牌”日期定在农历三月初三（这天正逢庙会）。

“亮牌”前几天，张家铎带领王××（就是那个从“上海大学”来的许昌人）和我，去会见了第八军的旅参谋长李省三，当面通知他，县农会要组织“亮牌”，目的是反对土豪劣绅，要求第八军士兵保持中立，不要干涉，以免发生误会和冲突，并且历数土豪劣绅的种种恶迹，为“亮牌”作了一番宣传。这位旅参谋长迫于当时形势，不敢表示反对，但又怕承担政治责任，也不敢表示同意，支支吾吾应付一阵，然后出了一个鬼点子，让我们去找县长商量。

“你们是不是找县长说说？县长是一县之主啊！他要是准了，兄弟这边就不成多大问题。”旅参谋长咬文嚼字，故作斯文，狡猾地向县长头上推托。

“不用找他！‘亮牌’是亮定了。准也得亮，不准也得亮！”张家铎当即拒绝了旅参谋长的建议。我们站起身来就要告辞……

“请留步，请留步，有话好说嘛！要是你们不愿找县长，我打电话叫他来这里谈谈，好不好呢？”

张家铎和我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说：“中！”

旅参谋长随即到外间屋摇起电话机……

一打电话，伪县长王少渠果然来了。这时天已擦黑，屋

里点亮了带玻璃罩的煤油灯。谈判在仓促之中开始。没等互相介绍，张家铎便急匆匆地说起来。屋里气氛有点紧张。张家铎的话还没说完，王少渠便说：“不中！不中！成千成万农民来城‘亮牌’那还了得，出了事谁负责？”

王××一听，急了，拍案而起，指着王少渠嚷着说：“出了事就要你负责！你当县长是干啥吃的？告诉你，谁要是阻挡‘亮牌’，可莫怪民众不客气！”

旅参谋长一看不妙，恐在他这里闹翻了把自己牵连进去，赶忙从中劝解，两头说好话。他忽然“哟！”的一声说：

“你看只顾听你们谈话了，还没给县长介绍呢！王县长，这三位是武汉国民政府派来的特派员，他们都带有公事。”说着把我们去时投递的三张名片拿在手里一扬。

这下可把王少渠给搞懵了。他愣了老半天，也没看看名片上印的到底是什么，便如梦初醒似地说：“唉，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认不得一家人啦！你看这，这，这参谋长也不早说，差一点闹成误会。”停顿一会，接着说：“‘亮牌’的事好说，既然诸位亲临主持，又有李参谋长就地指导，我王某岂有不赞成之理？一定赞成，一定赞成。”

目睹这场滑稽剧和王少渠这种前踞后恭的丑态，我差一点笑出声来。

农历三月三，四乡农民三万余人，个个手执长矛、大刀、土枪齐集城外东关大操场，一面缉有白色犁徽的大红旗^⑥，高高树立在主席台上，迎风飞扬。“亮牌”大会由张耀昶担任总指挥。他嗓门大，声音高，身体壮实，有些胖乎乎的，是

个猛张飞。他在主席台上一喊口令，全场肃静。这时已把伪县长王少渠找来。他来时坐了一乘四人抬的蓝色大轿，轿前还有人打着一把小红伞走在前边给他开路呢！

张家铎向伪县长说：“‘亮牌’群众提出四项要求要你答复：一、交出魏程典、楚本固、何鸣一、田斐卿四大土豪劣绅；二、免除一切苛捐杂税；三、停止拉伕派车；四、释放关押在狱的无辜农民群众。你现在就到台上去讲讲吧。”

王少渠并不怯场，要他讲他就讲，可就是讲的话都不沾边，对群众提出的条件避而不答。群众恼了，不让他再胡诌下去，举着长矛、大刀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表示对他这种态度的抗议。四乡农民越来越多，风起云涌。随带的干粮吃完了，家里又给送来了窝窝头、咸菜；有的是自己跑回家拿了干粮又来了。群情激愤，强烈要求伪县长将躲在城里的四大劣绅交出来，否则决不罢休。

王少渠一看大势不好，坐上大轿就想溜。张耀昶大喝一声：“别叫县长跑了！”群众一听，纷纷围了上去。有几个赤膊持刀的青年农民把轿帘挑起，就想拿刀往轿里戳，张家铎赶忙上前劝阻，指挥群众把伪县长押送到铁路西的一个火神庙里去。庙外群众越围越多，刀枪纷杂，喊声一片。王少渠至此好象泄了气的皮球，再也支撑不住。这时从城里来了三个“知名人士”，在王少渠耳边嘀咕了一阵，王少渠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好吧，就这样。”某一“知名人士”当即对大家说：“好了，好了，县长答应回城把人交出

来。乡亲们，这回可该让县长走了吧？”有人问王少渠：

“这是不是真话？你答应了没有？”王少渠连连点头说：

“是真话，是真话，我答应了……”那几个“知名人士”抓紧这一时机扶起伪县长上了轿，踉跄而去。

王少渠回城半晌，不但未把四大劣绅交出来，反而和第八军勾结起来，紧闭城门，加派守兵来回巡逻。城外群众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攻打县城。

“亮牌”已亮三天，农民越聚越多，已达七、八万人，邻近各县的农民也来了许多，简直如怒潮汹涌澎湃，声势极其浩大。信阳道尹（地区行政官）于廷鉴接到确山县告急的警报，急乘专列火车赶到。张家铎、马尚德和我一同前去找他谈判。进了火车包厢一看，道尹正在和几个军政要员在打麻将牌，每人面前都放有几棵银元，赌桌旁边小木床上还摆着一个大烟灯（即鸦片烟灯）、一支大烟枪和半茶缸黑油油的大烟膏子，包厢内外都站有持枪的护兵。道尹见到我们，暂停打牌，问我们：“聚众‘亮牌’究为何事？”张家铎把“亮牌”情况和群众要求说了一遍，他听得不耐烦，叫我们“先把农民解散了再说”，我们则坚持“只有答复了条件，才能解散群众”。正当这时，忽听城东方向一阵枪响，不大一会儿有个农民找到我们报告，守城士兵用快枪打死了城外两名群众。张家铎听了，脸色陡变，厉声说道：“已经流血了，我们要坚决干到底！”我们三人迅速跳下包厢就往城东方向奔去。这时前边枪声大作，农民武装喊杀连天。

张家铎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作出决定：围攻县城。由张